

他们的爱并不盲目

和孩子的人生就不完整了呢？

坚定的蔡聪夫妇,也有撞墙的时候。有一天,幼儿园老师让家长下载某App,预约时间给孩子打疫苗。因为需要先完成免疫的小朋友太多,学生可以进入优先通道分批次预约,不接受现场挂号。肖佳马上下载了那个App,但因为无障碍设计不完善,她怎么也注册不了账号。预约过期作废,肖佳急得抓着手机在房间里转悠,满头是汗。她对那个场景记忆犹新,自己崩溃了,一屁股坐在冰凉的瓷砖上。

小学临近开学,学校通知,要去指定的邮箱下载入学指南,夫妻俩发现,邮箱的无障碍做得更差,根本无法登录。肖佳不得不到处求助,找到文件,却发现文本被美化成了图片。她不认输,想靠软件提取图片文字,格式又出现问题,读屏软件只能读出毫无逻辑的文字。最终,她还是把文件发给了明眼人朋友,这才了解到内容。

此外,只能本人填单子的银行业务、图片形式的参考书目、做成图片的课表、需要家长辅导的手抄报作业等,都会给他们带来麻烦。蔡聪策划了残障者推动大厂信息无障碍和包容性设计的活动,也不断呼吁一套适合融合的教材出版,希望能改善特殊家庭的育儿现状。

这些客观存在的困难还可以想办法解决,人们的观念则是更难撼动的障碍。蔡孟熙刚出生时,夫妻俩租房子,房东因为他们看不见,租得很不情愿,最后松口时,还让他们签了免责声明:无论在房间发生任何事情,都跟房东没有关系。

类似的事情,蔡聪的视障同事在租房时也遇到过。拒绝的理由千奇百怪,怕盲人在洗澡时被电死,盲人看不见没办法签字等。还有一个房主说,这屋子以后要给自己孩子当婚房,不能租给你们,晦气。

蔡聪和肖佳有足够的自信,自己不会被社会的刻板印象影响,却不能不担心孩子。学校里的老师、同学,会不会因为他们是残障群体,对蔡孟熙另眼相待。

肖佳选择主动出击。她经常接送女儿往返幼儿园,出现在她的同学面前。了解以后,偏见会少很多。幼儿园排演三只小猪,每个家长都参与,肖佳领了旁白的任务,还找来配乐。现场气氛热烈,有小朋友好奇地问她:阿姨,你拿的是什么东西?肖佳说,这是盲杖,可以伸缩,像魔法棒一样。但你不能老玩它,要不然我就不能走路了。

9月的新学期,蔡孟熙对上小学表现得十分兴奋。她交到了新朋友,中秋节在家待了几天,就说我好像上学。有一天,蔡孟熙主动跟老师说,我爸爸妈妈都看不见。在肖佳看来,女儿之所以会这么说,是因为她觉得,这只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特征。

蔡孟熙就读的小学就在家附近,走路五六分钟。不久前的一天,肖佳照例送女儿过马路,小家伙注意到有同学在爸爸的护送下上学,突然特别豪爽地表示,(剩下的一段路)可以自己走,也许她觉得这样很光荣。

那一刻,肖佳内心深处开始作战。她想让女儿试试,却又遗憾,不能偷偷地跟在她后面,盯着她进学校。这个时刻让肖佳回想起当初。她14岁确诊视网膜色素变性,20岁彻底失去视力。21岁时,她要去北京。父亲送她登上火车,我理解了他的心情。然后肖佳笑了,她选择了放手,像她父亲一样。

的人生作判断。我告诉你标准,你要自己去琢磨。

另一些标准,则常常让这对夫妻感到焦虑。肖佳说,看得见的家长,走在路上就可以教孩子认招牌上的字,从垃圾分类示意图,到公交站牌,再到零食包装,一个个地教,比如大白兔,但视障父母做不到这一点。

蔡聪也试过鸡娃,买来识字卡。但没有家长对着卡片上的画面引导孩子很难产生兴趣。偶尔孩子感兴趣,他又不能马上告知卡上的字是什么。识字卡最终被丢到一边。肖佳最初尝试使用过很多阅读工具,都满足不了女儿的阅读需求,更别说什么亲子阅读绘本。

蔡聪开始放弃这些标准。他也熟悉4个双视障家庭,都有孩子。他觉得这些家庭充满爱与快乐,是人们的认知框架,让幸福只有一套标准。

发展亲子关系的话,为什么一定要纠结(读绘本)这件事情,为什么不读绘本,我



夫妻俩琢磨怎么给孩子打印课表。 王子伊/摄



蔡聪、肖佳、蔡孟熙一家三口合影。 受访者供图



美妆达人肖佳拥有很多化妆品。 王子伊/摄



蔡孟熙的画挂在家里墙上。 王子伊/摄

2

蔡孟熙和母亲同一天生日,她健康、活泼,双眼有父母的轮廓,却没有他们的遗憾。

总有人夸她长得真好看,蔡孟熙会眨巴着大眼睛,非常得意地说,我就是取了我爸我妈身上所有的优点。她还格外开朗,家里来了客人,她会倒立、转圈,求着人家在画板上画画。

肖佳想努力做好母亲。第一次抱孩子,婴儿没有支撑力把头从她的肘缝往下掉,她急得要死。母乳对不准孩子的嘴巴,她学会了一只手摸宝宝的脸,一只手喂。如今,肖佳当时的崩溃已经变成了一句玩笑,感觉宝宝整个人只剩一张嘴。房间夜里不开灯,反正也看不见,夫妻俩靠听哭声辨别孩子的需要。

在夜晚安静的时刻,肖佳会在一片黑暗中,倾听宝宝的呼吸声。打呼噜可能意味着鼻塞,棉签进去不要宝宝的鼻子,蔡聪曾用嘴巴把女儿的鼻涕吸出来。

蔡孟熙5岁以前,她的祖母放心不下,一直陪在她身边。蔡聪会趁母亲出门买菜时,偷偷练习换尿不湿。肖佳则会和婆婆争取自己抱孩子出门的机会。夫妻俩曾尝试一家三口出门,肖佳抱着孩子,蔡聪跟着一起溜达。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们都在努力换取老人的信任,目的是让老人放手。有一次,肖佳趁婆婆不在,带孩子下楼玩耍。因为要抱孩子,她没有拿盲杖,一步一挪下台阶,十几个台阶,挪了十来分钟。成功抵达的那一刻,蔡孟熙突然笑出声来,原来是迎面走来的邻居阿姨向她打招呼。

肖佳忽然意识到,蔡孟熙已经成为自己的另一双眼睛。她会跟大人打招呼,也能在遇到危险时提醒她。

肖佳组建了一个视障女性交流微信群,成员的年龄范围是20-50岁,如今已有190多人,大家经常在群里谈论烦恼和经验。肖佳一会不看手机,群消息就能堆几百条。有人想和视障男友逃出家门结

婚,但身份证被家里扣着;有人费劲儿网购了月饼,却被婆婆、老公说乱花钱狗都不吃;有人当了母亲,但只能充当奶妈的角色,婆婆不让她抱孩子、跟孩子一起睡觉,怕她把孩子压死了。

冲奶粉、换尿不湿、带孩子上医院,明眼人能做到的事,对她们来说就很难。随便一道关卡,就可能绊倒一个母亲。她们在群里互相交流学习,比如在医院向导医寻求帮助,规避无障碍设施不完善的麻烦;拿胶布贴在水杯刻度处,给孩子冲适当剂量的奶粉;利用有语音播报的智能温度计,给发烧的孩子量体温。

有些人顺利过关,另一些则被拦在了某个环节。蔡孟熙慢慢长大,祖母越来越少插手。因为身体原因,老人去年回到湖北老家休养,把家留给他们一家三口。

3

如今,都是蔡孟熙领着父母出门。她会提醒他们拿盲杖,会提示路上的台阶、坑洼。蔡聪跟女儿开玩笑说:你就是我的盲导盲犬。有时候,蔡孟熙在路上走神儿,蔡聪就调侃她:你工作一点都不专注!

他看不见女儿的个头,却能通过其他方式感受到孩子的成长。比如把女儿抱起来,能感觉到她变长了,变重了;比如发现女儿学会收拾房间、给沙发上小憩的妈妈盖被子。

家里贴满了蔡孟熙的画,有挺拔的大树、青花瓷碗里的拉面、五彩的兔子。给妈妈看自己的画时,蔡孟熙会抓起母亲的手指,抚摸画面的纹路,同时解说。这个地方画了一个太阳,这里画了一个房子。她说得很细,包括房子是什么颜色,用蜡笔还是水彩笔涂的,还有卡通女孩头上戴着缀满小珠子的发饰,梳着牛角形状的发型。有时,为了说得更生动,她还会用手指在母亲手臂上划动。

肖佳记得,女儿3岁大时,就会主动用他们都能理解的方式交流。蔡孟熙从来不会说,妈妈你看,而是会拉她的手,去轻轻触摸,这是我搭的积木。

对蔡孟熙来说,有一对看不见的爸爸妈妈没有什么大不了。爸爸虽然不能和她一起踢球,但可以拿读屏软件给她讲故事,陪她在家里面又跑又闹。妈妈虽然不能骑电瓶车送她去学跳舞,但能一起享受沿途风景的美好。她自己喜欢绘画,用眼睛给路上的花拍照,用大脑存档,回到家就画下一朵花。

蔡聪知道,大部分残障者家长,包括家里的老人,对孩子提到残疾非常敏感,连带着影响了孩子的观念。有的小孩长大结婚后,不让视障父母参加婚礼,觉得很丢脸。每次,蔡聪拖家带口回到老家,总有长辈教育蔡孟熙:爸爸妈妈看不见,你要多承担一点。

不光是家人,有路人遇见拄着盲杖的肖佳和跑得很快快的蔡孟熙,也会连孩子说,怎么能让妈妈一个人走。肖佳知道那是好意,但她觉得自己可以行走,不需要孩子带。夫妻俩需要反复对抗人们固有的观念,对女儿说:没关系,你别被干扰,愿意带就带,不想带就不带,自己想乱跑也无所谓。

比起放女儿放手,他们更担心自己放不放手,尊重孩子的天性,父母就得跟自己战斗。

4

有一天早上,蔡孟熙忽然有了打扮的意识,要自己搭配服装,从那天起,穿衣服的事,肖佳就让女儿自己作决定。下雪天,蔡孟熙非要穿网眼运动鞋去上幼儿园,她也不干预。那天,肖佳没问孩子冷不冷,蔡孟熙也没再提这事,是不穿单鞋了。夏天,蔡孟熙想穿一套厚实的汉服裙,一双大靴子,后来她热昏了,再也没这么干过。

这些小错的结果是可控的。肖佳表示,她和丈夫想让孩子拥有感受自然结果的权利,不想强制她、控制她。蔡孟熙还是习惯性地问爸爸,我可以吃3个果冻,可不可以现在就看电视?问得多了,蔡聪就会告诉女儿:你不要老问我啦!你都这么大了,我也不想老是给你

人工智能高歌猛进背后暗藏多重安全风险

的日趋广泛而逐步扩大,风险的可能性也随着其应用频次的增长而持续提高。在他看来,人工智能当前的安全风险主要可以从人与系统这两个视角来剖析。

从人的视角来评估人工智能的安全问题,首当其冲就是技术的双面性问题,存在人工智能滥用的问题。具体到人工智能的应用中来看,最为典型的代表就是深度伪造技术,它的负向应用风险持续加剧且已产生实质危害。

此次大赛的人工智能识别破解演示,所揭示的正是系统的风险,它来自深度学习算法本身的脆弱性。以深度学习算法为核心的第二代人工智能是个黑盒子,具有不可解释性,意味着系统存在结构性的漏洞,可能受到不可预知的风险,典型的就如现场演示的神奇贴纸,其实就是对抗

样本攻击,通过在输入数据中添加扰动,使得系统作出错误判断。

这一漏洞在自动驾驶感知系统同样存在。正常情况下,在识别到路障、指示牌、行人等目标后,自动驾驶车辆就会立即停车,但在目标物体上添加干扰图案后,车辆的感知系统可能会出错,径直撞上去。

大赛期间,《人工智能算力基础设施安全发展白皮书》发布。其中提到,人工智能算力基础设施不同于传统的算力基础设施,既是基础设施,又是人工智能算力也是公共设施,具有基建属性、技术属性、公共属性三重属性。相应地,推动人工智能算力基础设施安全发展应从强化自身安全、保障运行安全、助力安全合规三个方面发力。

统筹发展和安全,似乎是每项新技术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必然问题,如何实现高水平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也是当前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最为重要的命题之一,现场多位专家就此话题展开讨论。

人工智能对抗攻防包括对抗样本、神经网络后门、模型隐私问题等多方面技术。模型有错误,就需要进行及时的修复。中国科学院信息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陈恺提出神经网络手术刀的方法,通过定位引发错误的神经元,进行精准微创修复。

陈恺表示,不同于传统的模型修复工作需要重新训练模型,或者依赖于较大量的数据样本,这种方式类似于微创手术,只需极少数据样本,能够大幅提升模型修复效果。

开放环境下的人工智能系统面临诸多安全挑战,如何解决通用人工智能算法全周期的安全保障问题成为重中之重。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软件开发环境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刘祥龙表示,从技术上来看应形成从安全性测试到安全性分析与安全性加固的完整技术手段,最终形成标准化的测试流程。

他同时指出,未来的人工智能安全应该围绕从数据、算法到系统各个层次上的全面评测,同时配合一套从硬件到软件的安全可信计算环境。

人工智能的立法进程,加强对人工智能服务水平、技术支撑能力等专项监督考核力度。学术层面,加大对人工智能安全研究的激励投入,通过产学研合作模式加快科研成果的转化与落地。企业层面,逐步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由场景拓展向安全可信发展转变,通过参与标准制定,推出产品服务,持续探索人工智能安全实践及解决方案。

事实上,构建人工智能的安全生态,一方面需要技术的持续演进,一方面也需要专项技术人才的建设与培养。田天表示,由于人工智能安全研究目前仍属于新兴领域,专项人才较少,缺乏系统性的研究队伍,此次大赛通过实战演练的方式,验证和提升选手实战能力,为培育一批高水平、高层次的人工智能安全新型人才团队提供了快速通道。

专家们认为,从长远看,人工智能的安全问题,还需从算法模型的原理上突破,唯有持续加强基础研究,才能破解核心科学问题,同时他们强调,人工智能的未来发展需确保对整个社会、国家发展的有效性和正向促进性,需要政产学研用多方协同共进。